



## 青藤不老啸晚风

□ 钱国宏

青藤书屋坐落于浙江绍兴前观巷大乘弄内，是明代杰出书画家、文学家徐渭的出生地和读书处。《山阴县新志》载：“青藤书屋，前明徐渭故宅。”其历史悠久，文物丰富，环境清幽，具有古代文人园林特色，是一处不可多得的明代民居。

青藤书屋占地460平方米，坐西朝东，三开间，分前后两室。

走进正门，但见庭院内蕉桐遮阴，修竹婆娑，假山玲珑，构成了一幅静谧的水墨画。庭院连同书屋、南、北、西三面与民居相邻，四周高墙围环，闹中取静，别有情趣。

鹅卵石径印在萋萋芳草地上，石径尽头便是书屋的正房。正房中间有一筒易墙壁相隔，组成了前后两室。前室主体建筑为三间平房，青石作柱，粉墙瓦瓦，极具江南建筑的古朴和雅致。

书屋坐北朝南，一排花格长窗依于青石窗槛之上，光线缕缕，断然入内，这正是当年书屋主人凭窗展卷的地方。前室正中上方悬挂着徐渭画像和明末清初绍兴著名书画家陈洪绶手书“青藤书屋”木匾。画像两边悬挂着对联：“几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这是徐渭生前以诙谐手法自况。旁边另一幅“青藤书屋”匾额，为当代书画大师潘天寿所书。屋内摆设着桌椅、搁几，上列文房四宝。南窗上方挂着“一尘不到”四字木匾及“未必玄关别名教，须知书户孕江山”对联，笔力苍劲奔放，系徐渭手书。东西两壁分别嵌有《天池山人自题象赞》和《陈氏重修青藤书屋记》石碑，记述着书屋的始末。

书屋东面是一小园，“自在岩”兀立园中。园内种翠竹百竿，微风吹起，竹影婆娑。卵石小径穿园而过，四角遍植芭蕉、石榴和葡萄，并有兰花、萱草和少量盆景点缀其间，虽无奇花异草，却全是徐渭笔下喜爱之物，匠心独运，清幽不俗。

书屋南面也有一小园，园门上刻徐渭手书“天汉分源”四字，行笔浑厚自然，遒劲有力，彰显了主人刚直不阿、放荡不羁的品格。园中有一方圆十尺的石池，名曰“天池”。徐渭自撰《青藤书屋八景图记》云：“天池方十尺，通泉，深不可测，水旱不涸，若有神异。”天池中有一石柱，上书“砥柱中流”四字，为徐渭亲书。池旁花坛上有徐渭手植青藤一棵，藤蔓碗口粗细，藤茎盘桓而上，翠叶茂密，与书屋紧紧相连，董诰所书“漱藤阿”三字石碑嵌于藤下壁间。据说徐渭酷爱青藤，于是在园中植藤一株，伴藤而读，“青藤书屋”由此得名。想当年，徐渭就在这里写诗作画写剧本，疲倦了，就推开花格窗，吸一口新鲜空气。静谧幽雅的环境让他很是惬意，于是在窗旁题了一副对联：“一池金玉如如化，满眼青黄色色真。”

书屋后室现已辟为徐渭文物陈列室，柜窗内挂有《驴背吟诗图》《黄甲图》等徐渭名画复制品及其书法手卷《白燕诗》，还有多种版本的《徐文长文集》及其戏曲名著《南词叙录》《四声猿》等，从中可以看到徐渭独特的艺术风格和他在书画、文学、戏曲等多方面的成就。

史载，徐渭在青藤书屋居住长达20余年。在这僻静简朴的小园中，他赋诗作画，习文养志。他一生连应八次乡试，都因不拘礼法而名落孙山。



青藤书屋一角 图虫创意 供图

他刚正不阿，不交权贵，傲骨铮铮，气宇轩昂，却因此屡遭坎坷。但就在这寂寞、坎坷和潦倒中，他却创作出大量不朽作品，留下了“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的铿锵诗句。他还以藤自喻：“吾年十岁栽青藤，乃今稀年花甲藤。写图写藤寿吾寿，他年吾古不朽藤。”

徐渭虽然一生清苦，但艺术成就卓然，书法、绘画、诗文、戏曲，无一不精。他自称“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但后人却视其为中国写意画派创始人、“青藤画派”鼻祖。郑板桥曾自刻一印云“青藤门下牛马走”，当代著名画家齐白石也曾自称“愿为青藤门下走狗”，表达了他们对明朝这位大书画家的景仰之情。徐渭的确多才多艺，有人评价他：在王维和苏

轼之后，这样的全能型选手实属凤毛麟角，寥若晨星。

徐渭和历史上许多大师一样，在孤独中奋争，在奋争中孤独。大师的风骨让后人景仰，青藤书屋虽几易其主，但历任屋主都对徐渭礼敬有加。虽经后人改建，如今，书屋依然为三间，单披平房，阴阳台瓦，青砖铺地，部分构件还是原物，并且仍然分为“天池、漱藤阿、自在岩、孕山楼、浑如舟、酬字堂、樱桃馆、柿叶居”等八景。这个闻名遐迩的书画胜地，历劫不磨，大放异彩。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出了青藤书屋，脑海里一直闪现那棵傲然不屈的青藤。书画俱佳、铁骨铮铮的徐渭，不正是阅尽人间秋霜仍葆生命本色的那株青藤吗？

青藤不老，风骨长存！

## 油菜花开满目春

□ 小峰

如果用一种颜色、四个字来形容婺源春天的春天，那就是“大地飞金”。仿佛一夜之间，漫山遍野突然金浪涌动，变成了一层、一浪浪的黄色海洋，润物无声的明黄与青山碧水、黛瓦粉墙相映成趣，一阵浓过一阵的香气，褪去泥土的褐色，熏亮天空的云层。油菜花凭着无数的花瓣，给婺源大地插上无数羽翼，一切因此而轻盈、透亮、欣欣然，那种气势、那种壮观、那种蓬勃，让所有人心中震撼。

油菜花是一种普通的花，大江南北哪里都有，可是婺源的油菜花却有其独特之处。在蓝天白云的衬托下，其源的油菜花更加气势壮观。车子行驶在路上，两旁簇拥着的全是开得旺盛的油菜花，远处也是一片接一片的黄花，让人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走到尽头。花海与蓝天白云、秀山碧水交相辉映，变幻出一道迷人的景致，令人沉醉其中。在那高岗上、低洼里，人家的屋脊如小舢板，起伏在花海

中，旧迹斑斑的老屋如搁浅的木船，经花潮的推拥，一变沧桑而灵动、滋润而飘逸。

房前屋后，田间地头，头上的天，脚下的地，都是怒放的油菜花。那是生命的绽放，是对春天满满的热爱，是颜料调不出来的色彩，是语言无法表述的芳香。单枝的油菜花构不成艳丽，它们追赶队伍似的在河两岸、在地埂上奔跑，后面的推着前面的，前面的忽而又推着后面的，闹闹嚷嚷、拥拥挤挤，一股青春的气息浓烈地散发出来，灿烂在蓝天之下，让人感到花的力量、色彩的力量。放眼望去，那一大块一大块的黄，整齐细腻、明朗热烈、恣肆无忌，黄得耀眼，不避不让，让你看个真、看个够。

单朵的油菜花只有一种色调，小小四个花瓣，简直难称其为花。所以，它难登大雅之堂，以至于少见文人骚客赞咏它，唐诗宋词元曲中，鲜有描绘它的词句。它是带着泥土香味的花，是庄稼花，也是独属于乡村的花。它从不矫揉造作，真实地生长

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安安静静地属于它的花期盛开。油菜花落下，就长油菜籽，没想也没惦记化作泥土碾作尘的事情。当你在某一个清晨醒来，你会发现满地金黄的花忽然少了许多，换之以一根根细长的油菜荚，骄傲地竖立着，密密麻麻又旺盛地生长着。

油菜花开得很灿烂，落得干脆，花瓣落下，一粒粒油菜籽随之充盈枝杆。待菜籽荚鼓胀、饱满、干爽、开裂时，农人们就砍下油菜杆收油。油菜花让婺源住进了花色里，是那样的鲜亮热烈，悦人耳目。它一年一年地开，一年一年地逝，年年蓬勃着辽阔和生机，从秦砖汉瓦到唐风宋雨，一直开到新时代的田埂上。看着那些惊艳的油菜花，不由得想起那些村子里的女子，她们默默地美丽，默默地嫁人，默默地生出美丽的孩子，最后默默地老去，就这样，无声无息地哺育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婺源人。

看着眼前金灿灿的油菜花，我想起了故乡，想起了老家的油菜花，那

些花儿寄托着我的童年乐趣。老家在故黄河畔，到处都是广阔的田野。每到春天，一簇簇、一片片油菜花随风起伏，把阵阵浓郁的芬芳洒向十里八乡。清澈见底的河里，成片成片油菜花的倒影清晰可见。碧波映黄花，花在水中开，水在花中流，烟雨蒙蒙，影影绰绰，使家乡的灵秀又多了几分神奇和魅力。后来我离开家乡，开始走南闯北，但对它的记忆依然是那么鲜艳、那么明丽、那么热烈。

孩童们放学后，喜欢在油菜花丛中的田埂上玩耍。蜜蜂围着油菜花嗡嗡叫，时而翩翩飞舞，时而辛勤采蜜，小伙伴们则尽情地玩乐，有的放风筝，有的扑蝴蝶，有的捉迷藏，嬉笑打闹，金色的花海里不时传出童真的笑声。此情此景，正如南宋杨万里所描绘的：“篱落疏疏一径深，树头花落未成阴。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有时，我会揣着“少年维特的烦恼”，在金黄的花堆里奔跑，累了，便躺在布满青草的田埂上，淹没在美丽的花海中。那些花儿一朵连着一朵，一簇拥着一簇，组成一道屏障，好像将我心底的烦恼忧伤全部阻隔开来。

油菜花开满目春。生活在婺源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与那些黄灿灿的花儿相守到老更是一件无比浪漫的事。那一座座古朴的村落，像是一处处私藏的静谧之地，永远给人一种安静、祥和、淡雅的感觉。每年春天，无数人从四面八方云集婺源，去领略那大地飞金的磅礴气势，体会婺源人那幸福的生活滋味和赏花的心情。此时的婺源，不仅是花的海洋，也是歌与舞的海洋。人们一边喝着醇香的新茶，一边欣赏着大自然的奇观，尽情地感受着一株株油菜花的万千风情，恍若置身世外桃源，迷醉不归路。

三分繁花，两分清风，一分烟火，婺源竞相绽放的油菜花诠释了春天的浪漫。从婺源回来，那铺天盖地的金黄一直印在脑海之中，无法忘记。无论在哪里，只要看到油菜花，我都会怦然心动，那灿烂着大地、温暖着人间的金黄色，让我倍感亲切，会在瞬间把我的思绪带回魂牵梦绕的故乡，带回清新宁静的田园。



婺源花海人家 本报记者 陈晨 摄

## 游清晏园

□ 仇士鹏

清晏园是时光留在淮安的一抹悠久的回眸，居于闹市之中，却自守一方宁静。作为中国漕运史上难得的一座保存完好的衙署园林，它把暮色划为三份，一份留给繁荣与辉煌的余韵，一份留给河清海晏的希冀，一份留给波光粼粼的遐想。

淮安位于中国南北分界线上，包容了南北两地特色，而位于淮安市中心的清晏园也遗传了淮安的基因，兼具北方园林的雍容华贵与南方园林的秀丽精致。

拨开垂柳，去看白色的房子和黛色的屋檐。透过墙洞，窥探院外桃花三两枝争相盛开。三月提着装满了芳菲的小篮子，迈着小心步，在清晏园留下深深浅浅的脚印。古木葱茏，竹林茂盛，走在曲径之上，像是草叶上滚动的逗点和惊叹号，在风中洗涤肺腑和额上的皱纹。

荷芳书院是乾隆下江南时最爱的一处景点。据说有一次，他见到四盆黄山松，还笑道：“也算清晏四怪”，其对清晏园的喜爱可见一斑。荷芳既是清晏的谐音，也是对前池撩人莲韵的统称。每年荷花盛开的季节，就会有老人来此处打太极。游客走过亭台楼阁，走过假山流水，抵达“接天莲叶无穷碧”的所在，那些关于江南园林的缠绵遐想，在此刻都会得到满意的回答。

最好在微雨时节来此听荷，雨声呢喃，填补了平静，也淹没了喧嚣。一片片荷叶像是一页页日记，将一年年的生长与凋零，将千百年的风光与落寞，一点点聚集，形成硕大的水滴，又任它们自在滑落。而荷花并不低头，它知道雨不会弄伤它，就像清晏园知道，时光并不会将它抛弃、毁坏，而只会让它更加出尘。

在这里，只要提起笔，在假山、荷叶上便可作诗。短短的句子就放在

假山里，敷上绿树阴凉，在石洞里聆听古老的回声。长长的诗行就放在长廊里，由行人加工、雕饰，每一个人走过，都留下一种全新的解读。而诗歌的题目就置于湖中心的亭子里。春夏秋冬，四野的青葱、翠绿、金黄与嫣红都在湖中留下倒影，定格为吟咏这首诗的不同音色。

“云影涵虚，如坐天上，泉流激响，行自地中。”在湛亭，可以听见亭子外的辽阔与无限。我想此处必曾有女子弹琴，有公子对流水、对皓月而歌。秀手一抚，流年的影子便轻轻一振。“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贯穿千年的浪漫沿着掌纹倾落湖中，化作细碎的星光。

荷芳书院里挂着诸多字画，或为知府所写，或勾勒着灵动的锦鲤，将人与水的情缘一笔笔描绘。治水的人，往往都爱水，也因此，其性灵更接近水的通透与纯净。

御碑亭，见证着时代的变迁和檐上的云卷云舒。石碑已经黯淡、斑驳，但碑文依旧清晰，记录着历代河道总督治水的功绩。水利是民生大计，关乎国家根本，“绩奏安澜”便是乾隆帝的赞赏与肯定。但他们并不居功，因为康熙帝赐下的“澹泊宁静”御碑，始终屹立在淮安城的风骨之上，留存着岁月不言说的怅惘与深情。非宁静无以致远，唯有静水才能流深，这已经成了地脉血脉中的文化基因，融入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水墨一卷清晏园，烟波浩渺漕运史。走过37位河道总督共同看过的花开花谢，走过水城淮安在水利史上的千里风光，那些写在水面上的名字，在江南文脉中熠熠生辉，纵观天下水情，一眼便是万年。

居士高踪何处寻，居然城市有山林。在这座大隐隐于市的江淮第一园里，我们从水中挑起一抹沉雨，坐在石筋上，向着数百年前的烟雨出发，但求涟漪荡漾，不问归处何方。

## 春盘小菜

□ 王太生

天气晴好，草木含烟的早春，人沐清风，觅诗情，闻鸟鸣，踏歌行，简衣鹤步，访故交……其实，春雅何须多，不如有几个小菜。

春风十里，摘半篮芸薹。做客乡间，村口下田，踩一畦露水，素手掐菜薹。半篮菜，蓬蓬松松。菜长至此，才好吃，茎叶水嫩，花秀青蕊。洗时，三捞两沥，不伤筋骨，素油爆炒，倒入姜米，绿碧碧的一盘，正合春意。所以说，人要在一个以30公里为半径的活动圈中，交几个布衣好友，不为别的，只为乡下小馆尝鲜，月下田埂散步。

一树芳菲，玉兰入饕。明代文震亨《长物志》里说，玉兰“宜种厅事前，对列数株，花时如玉琢琼林，最称绝艳”。玉兰花开，色白微碧，香味似兰。一树白色花朵，看不到叶子，只见粉妆玉琢的层层花苞。下场雨，把前一夜还满开的万蕊白花给打得云容黯淡，树下满是残雪般的落花。这时，巧手厨娘捡起花瓣，和以粉面，在油锅里煎一下，称为玉兰饼。明代王象晋《群芳谱》中说，“玉兰饼，花瓣洗净，拖面，麻油煎食最美。”明清时，炸花片颇为风行，王世贞《弇山园记》提及，“左右各植玉兰五株，花时交映如雪山琼岛，采而入煎”，直接从玉兰树上摘下花瓣，随即送到厨房炸制。

脚步轻盈，捧二斤蒲公英。春日野菜，手捧为妙。野地里的蒲公英，身姿轻盈，二斤一大堆。周作人《园里的植物》提到蒲公英：“蒲公英很常见，那轻气球似的白花很引人注目，却终于不知道它的俗名，蒲公英与白鼓钉等似乎都只是音译，要附会地说，白鼓钉比蒲公英还可以说是有点意义吧。”蒲公英可入饕，这一点，周氏没有提及，但这并不影响它成为春天的一道美食。蒲公英煎饼，开水焯烫，捞出控干水，切碎。放入鸡蛋，加盐、面和水上拌成稀糊。锅烧热，倒油沾满锅底，舀上一大勺面糊，摊平，一面煎黄后，翻面煎另一面。要凉拌，水开撒少许盐，蒲公英焯一下，捞出过凉，蒜瓣剁碎，加剁辣椒、香油调成汁，拌匀即成。

杂鱼二三尾，瓷盘清蒸。江罗果是杂鱼的一种。罗果在河，叫罗果；在水阔浪涌的江里，称江罗果。河中罗果，手指大小；江里罗果，一根筷子长短，身型修长，在浪中嗖嗖地游，风大浪急，这家伙跑得更快。仲春，江罗果清蒸，香味俱佳。

一把芦蒿，清气弥散。芦蒿，又名萎蒿、水艾，长于江中沙洲，或浅泽水边，择净叶，留其嫩茎，与腊肉同炒，清香四溢。我喜欢把一根芦蒿，在未择洗前，置于锅中深煮，一股淡淡的、野菊花般的清香直入肺腑。拿着这一把碧绿水嫩的芦蒿，我就会想，它们生长在一片无人抵达的地方，四周那么干净，独自酝酿芬芳。芦蒿一物，让人想起苏轼那句诗，“萎蒿满地芦芽短”。河滩上已经满是萎蒿，芦芽也开始爆芽，短促的。芦蒿清炒一盆，有思故怀古之意。

一碟豌豆苗，清芬素草头。春天有许多嫩草可食，秧草、枸杞菜、马兰头……豌豆苗这种植物，剔透得很。下过雨的豌豆地，苗头绿得透亮，圆叶片缀满晶莹水珠。不要紧，掐下一把，用手抖一抖，抖去水珠，再掐一把，一把一把地掐。浓密的田地里，豌豆苗带雨正欢，掐下最嫩的部分，控回去爆炒一锅糖醋豌豆苗，这是春天的时令菜，药食同源，可以明目。

春风十里，还有嫩笋，此物最合文人意。它们在春天的竹林里，拱破地皮。

煨笋，煨的是山野清气和文人清趣，把情境都调动出来了。明人高濂在《四时幽赏录》中说，“每于春中，笋抽正肥。就彼竹下，扫叶煨笋。至熟，刀截剥食，竹林清味，鲜美无比。”其实多数人的欲望深处，都有一小园。私密小园做什么？植竹与读书。春来雨水啾啾，竹林里会冒出很多尖笋笋。与山中的黄泥竹笋相比，它们显得小巧娟秀，毕竟生于庭院的纤竹，少了山岚野气，而有淡淡薄烟的宅气。庭院春风，砂锅里细笋与狮子头同炖，自成格局。笋破土，一年只有一次，我在园林，想探寻那细笋拱泥的细微天籁，却不可得。

春盘小菜，有一种清素淡雅的美。春风十里，不如几个小菜。

本版插画 王超